

選談漫白太

船 種 三

分五角七價實冊每

費寄加酌準外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版初月十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小品文和漫畫

陳望道編 一冊實價五角

現在是小品文和漫畫在中國的流行期，也是小品文和漫畫在中國的轉變期。種種的爭論，大概都由轉變激成，這轉變的方向是如何，在本書裏有着種種暗示或明示。讀者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看見五十多位作者精警的言論和最近的見解，也還可以看出一個一致的動向。並且一定更可得小品文和漫畫各個方面的綜合的知識。

大荒集

林語堂著 上下二冊 一元八角

本書是作者在革命以後五六年來最有精彩的作品，全書二十八篇，包含論文，隨筆，劇本，序文等各類，如讀書的藝術，論讀書，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英文學習法等篇，尤為青年修學的最好參考。全書約二十萬餘言，用仿宋字連史紙精印，裝訂尤古雅精美。

韜奮漫筆

韜奮著 一冊四角

本書是作者在『生活週刊』上陸續發表的『漫筆』裏選輯的，共五十一個短篇，四萬五千餘言，都是作者隨時就感想所得，用輕鬆雋趣的文筆寫來，很可以表現作者對於所提到的問題的态度和主張，更可以供讀者在思考上的一種補充或參考的材料。

我與文學	傳東華編	一冊六角
五	題傳東華編	一冊一元五角
六	境黃炎培著	一冊三角
望遠鏡與顯微鏡	冷然合著	一冊五角
中國的水神	黃芝崗著	一冊五角
勞者自歌	豐子愷等作	一冊六角
中國大學生日記	萬迪鶴著	一冊五角五分
衡微日記	蔡文星遺著	一冊四角五分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本店特約十餘大銀行均可免費匯款贈閱

目次

三種船·····	聖陶（一）
大旱·····	形天（二）
家信·····	征農（三）
放牛·····	煥平（四）
阿九同他的牛·····	征農（四）
小林·····	李輝英（四）
木匠老陳·····	余一（五）
一個私塾教師·····	草明（五）
跑街先生·····	佛朗（六）

阿四的故事·····	微明（三）
小六·····	悄吟（夫）
教授·····	黑嬰（公）
賣解者·····	金葉（公）
二保·····	子美（五）
陳光輝·····	巴淑（允）
東北來客談·····	孟十還（二四）
出嫁·····	草明（二三）
黃昏及其他·····	形天（二六）
妹妹的出嫁·····	張曉岑（三七）
女人·····	吳組湘（二四）
姐姐·····	周白月（四三）

我鼻子尖上的槍疤	林玉葉 (一五)
「朝山」回來	小默 (一六)
歌場的禮讚	小默 (一六)
兄和弟	靳以 (一七)
到上海去	胡楓 (一七)
吉屋	歐陽山 (一八)
趕市	李輝英 (一九)
旅程底盡頭	勇餘 (一九)
「有」名英雄墓	小默 (二〇)
南京太平路夜景	張曉岑 (二一)
電車上	夏時 (二五)
沒出息	臧克家 (三一)

到南京路去	夏吉子 (三三)
沒有打票的乘客	阜東 (三六)
「爲什麼不請金哥呢？」	陳祥茂 (四二)
桂林雜圖	沈起予 (四六)
柳州道上	沈起予 (五一)
大行行	蘆焚 (五三)
天下第一關	蔡希陶 (五四)
茶包	何穀天 (五九)
先農壇	落華生 (五九)
上景山	落華生 (六三)
水院子	李輝英 (六九)
秋外套	黎烈文 (七三)

中秋	王余杞 (三八)
雙飛鳥	東方 (三三)
山居瑣記	沈起予 (三九)
勞生散記	柯鑑 (三四)

三種船

聖陶

一連三年沒有回蘇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一點空閒，就去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無非是送一點錢給看坟的客，讓他們知道某家的坟還沒有到可以盜賣的地步罷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蘇州人上坟本來大都坐船，天氣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氣充塞的河面上暢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確是非常舒服的事情。這一趟我去，僱的是一條熟識的船塗着的漆差不多剝落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殘廢的樣子。問起船家，果然這條船幾年沒有上岸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膠住在淺淺的河浜裏，那里還有甚麼生意，更那里來錢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碼頭上迎曉風送夕陽的份兒，要想上岸，就好比叫化子做壽一樣困難。因為時世變了，近地往來有黃包車可以代步，遠一點到各鄉各鎮去，都有了小輪船，不然，可以坐紹興人的「噹噹船」，也並不比小輪船慢，

而且價錢都很便宜。如果沒有上坎這一件事情，蘇州城裏的船只怕要被劈做柴燒了。然而上坎的事情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經改變到三年上一趟坎了。

蘇州城裏的船叫做「快船」，同別地的船比較起來，實在是並不快的。因為不預備經過甚麼長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淺，船底闊而平。除了船頭是露天的以外，分做頭艙中艙跟艙篷三部分。頭艙可以搭高來，讓人站直不至於碰頭頂。兩旁邊各有兩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紅綠的明角燈，明角燈又挂着紅綠的流蘇。踏脚的是廣漆的平板。普通六塊，由橫的直の木條承着。揭開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儲藏庫。中艙也鋪着若干塊平板，可是差不多密貼船底，所以從頭艙到中艙得跨下一尺多。中艙兩旁邊是兩排小方的窗子，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來，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用明瓦，或者在拚湊的明瓦中間鑲這麼一方小玻璃，後來玻璃來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艙同頭艙艙篷分界處都有六扇書畫小屏門，上面下面裝在不同的幾條槽裏，要開要關，只須左右推移。書畫大多是金漆的，無非「寒雨連江夜入吳，月落烏啼

霜滿天」以及梅蘭竹菊之類，中艙靠後靠右攔着長板，供客憩坐。如果過夜，只要靠後多拚一兩條長板，就可以攤被褥。靠左當窗放一張小方桌子，桌子旁邊四張小方櫈。如果在小方桌子上放上圓桌面，十來個人就可以聚餐。靠後靠右的長板以及頭艙的平板都是座頭，小方櫈擺在角落裏湊數。末了說到艙篷，那是船家整個的天地。艙篷同頭艙一樣，平板以下還有地位，放着鍋竈碗櫥以及鋪蓋衣箱種種東西。揭開一塊平板，船家就蹲在那裏切肉羹菜。此外是搖櫓人站立着搖櫓的地方。櫓左右各一把，每把由兩個人服事，一個當櫓柄，一個當櫓繩。船家如果有小孩子，走不來的，躺在艙桶裏，放在翹起的後艙，能夠走的就讓他在裏面爬，攔腰一條繩縛着，繫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裏去。後艙的一旁露出四條圓棍子，一順地斜並着。原來大概是護船的武器，但後來轉變為裝飾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門板柱都用廣漆，所以沒有他種船上常有的那種難受的桐油氣味。廣漆的東西容易揩乾淨，船旁邊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懶惰，船就隨時可以明亮爽目。

從前，姑奶奶回娘家哩，老太太望小姐哩，坐轎子嫌得吃力，就喚一條快船坐了去。

船裏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妨，又可以吃茶，吸水煙，甚而至於抽大煙。只是城裏的河道，非常髒，有人家傾棄的垃圾，有染坊裏放出來的顏色水，淘米淨菜洗衣服洗馬桶又都在河旁邊幹，使河水的顏色跟氣味變得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時候還浮着肚皮脹得飽飽的死貓或者死狗的屍體，到了夏天，紅裏子白裏子黃裏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觀。蘇州城裏河道多，有人就說是東方的威尼斯。威尼斯像這個樣子，又何足羨慕呢？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之類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裏舒服，以外儘不妨馬虎，而且習慣成自然，那就連抬起手來按住鼻子的力氣也不用化。城外的河道寬闊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鄉各鎮去，或逢春秋好日子游山玩景，以及幹那宗法社會裏的重要事項——上坟，喚一條快船去當然最爲開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館裏所比不上的，特稱「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樣繁多，菜以外還有種種點心，一頓吃不完。非正式地幾樣燒也還是精，船家訓練有素，出手總不脫船菜的風格。拆穿了說，船菜的所以好就在於只豫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和，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有牠的真味，教人吃完了還覺得饒饒地。倘若船家進

了菜館裏的廚房，大鑊炒蝦，大鍋煮雞，那也一定會有坍塌的時候的。話得說回頭來，船菜既然好，坐在船裏又安舒，可以看望，可以談笑，也可以狎妓打牌，於是快船就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那時候，游手好閒的蘇州人還沒有識得「不景氣」的字眼，腦子裏也沒有類似「不景氣」的想頭，快船就充當了適應時地的幸運兒。

除了做船菜，船家還有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就是相罵。相罵如果只會防禦，不會進攻，那不算希奇，三言兩語就完，不會像藤蔓一樣糾纏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純是常規的語法，不會應用修辭學上的種種變化，那就即使糾纏不休也沒有甚麼精采。船家跟人家相罵起來，對於這三層都能毫無遺憾，當行出色。船在狹窄的河道裏行駛，前面有一條鄉下人的柴船或者甚麼船冒冒失失地搖過來，看去也許會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罵的口吻進攻了，「你瞎了眼睛嗎？這樣橫衝直撞是不是去趕死？」諸如此類。對方如果有了反響，那就進展到糾纏不休的階段，索性把搖櫓挂篙的手停住了，反覆再四地大罵，總之錯失全在對方，所以自己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弄到動武，他們認為男人盤纏子

女人扭胸脯並不屬於相罵的範圍。這當兒，你得欣賞他們的修辭的才能。要舉例子，一時可記不起來，但是在聽到他們那些話語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從沒有想到話語可以這麼諧的，然而惟有這麼說，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種種的成分。編輯人生地理教科書的學者只怕沒有想到吧，蘇州城裏的河道養成了船家相罵的本領。

他們的搖船技術因為是在城裏的河道訓練成功的，所以長處在能小心謹慎，船跟船擦身而過，彼此絕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風固然也會拉繆。遇到順風固然也會張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別種船上的駕駛人來，那就不成話了。他們敢於拉繆或者張篷的時候，風一定不很大，如果真個遇到大風，他們就小心謹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坎必須經過的石湖，雖然吳瞿安先生曾經做詩說，「天風浪浪」甚麼甚麼以及「羣山爲我皆低昂」實在是一個並不怎麼闊大的湖面，旁邊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陰曆八月十八，許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燒香的。船家一聽說要過石湖就抬起頭來看天，看有沒有起風的意思。等到進了石湖，臉色不免緊張起來，說笑也都停止了。聽得船頭

略微有汨汨的聲音，就輕輕地互相警戒，「浪頭！浪頭！」有一年我家去上坟，風在十點過後大起來，船家不好說回轉去，就堅持着不過石湖。這一回難爲了我們的腿，來回划了二十里光景才上成了坟。

現在來說紹興人的「噹噹船」。那種船上備着一面小鑼，開船的時候就噹噹噹噹敲起來，算是信號，中途經過市鎮，又噹噹噹噹敲起來，招呼乘客，因此得了這奇怪的名稱。我小時候，蘇州地方並沒有那種船。甚麼時候開頭有的，我也說不上來。直到我到甬直去當教師，才同那種船有了緣。船停泊在城外，據傳聞，是同原有的航船有過一番鬥爭的。航船見牠來搶生意，不免設法阻止。但是「噹噹船」的船夫只管硬幹，你要阻止他們，他們就同你打。大概交過了幾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紹興人的敵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們在水面上來去自由了。中間有沒有立案呀登記呀那些手續，我可不清楚，總之那些紹興人用腕力開闢了航路是事實。我們有一句話，「麻雀豆腐紹興人」，意思是說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紹興人，紹興人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試把

「噹噹船」跟航船比較，就可以證明紹興人是生存鬥爭裏的好角色，他們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自有所以然的原因。這看了後文就知道，且讓我先把「噹噹船」的體製敘述一番。

「噹噹船」屬於「烏篷船」的系統，方頭、翹尾巴、穹形篷，橫裏只夠兩個人並排坐，所以船身特別見得長。船旁塗着綠油，底部却塗紅油，輕載的時候，一道紅色露出水面，同綠色作強烈的對照。篷純黑色。舵或者紅或者綠，不用，就倒插在船梢上，面歪歪斜斜寫着所經鄉鎮的名稱，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製作也將就，只要河水不至於灌進船裏就算數。橫一條木條，豎一塊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補綴一樣，那是不在乎的。我們上旁的船，總是從船頭走進艙裏去，上「噹噹船」可不然，我們常常踏在船邊，從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中間，把身子挨到艙裏去。這因為船頭的艙門太小了，要進去必須彎曲了身子鑽，不及從船邊挨進艙去來得爽快。大家既然不歡喜鑽艙門，船夫有人家託運的貨品就堆在那里，索性把艙門堵塞了。可是踏上船邊很要當心。西湖划子的活動不穩定，到過杭州的人一

定有數，「噹噹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牠的活動不穩定也就跟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勢，讓重心落在踏着船邊的那一隻腳上，然後另外一隻腳輕輕伸下去，點着船裏鋪着的平板。進了艙你就得坐下來，兩旁靠船邊攔着又狹又薄的長板就是坐位，高出鋪着的平板不過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來就得聳起你的兩個膝蓋，如果對面也有人，那就實行「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軀幹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頭觸着篷頂，你未免要起僂促之感。先到的人大多坐在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空檔裏，這雖然是出入要道，時時有偏過身子讓人家的麻煩，却是個優越的地位：透氣，看得見沿途的景物，又可以輪流把兩臂攔在船邊，舒散舒散久坐的困倦。然而遇到風雨或者極冷的天氣，船篷必得拉攏來，那地位也就無所謂優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沒在含有惡濁氣味的陰暗裏。

「噹噹船」的船夫差不多沒有四十以上的人，身體都強健，不懂得愛惜力氣，一開船就拚命搖。五個人分兩面站在高高翹起的船梢上，每人管一把櫓，一手當櫓柄，一手當櫓繩。那櫓很長，比較旁的船上的來得輕薄。當推出櫓柄去的時候，他們的上身也衝了出去，

似乎要跌到河裏去的模樣。接着把櫓柄挽轉來，他們的身子就往後頓，彷彿要坐下來一般。五把櫓在水裏這樣強力地划動，船身就飛快地前進了。有時在船頭加一把漿，一人背心向前坐着，把牠扳動，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聽得河水活活地向後流去，奏着輕快的曲調。船夫一壁搖船；一壁隨口唱紹興戲，或者互相說笑，有猥褻的性談，有紹興風味的幽默諧語。因此，他們就忘記了疲勞，而旅客也得到了解悶的好資料。他們又歡喜同旁的船競賽，看見前面有一條甚麼船，船家搖船似乎很努力，他們中間一個人發號令說「追過牠」，其餘幾個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會兒直衝出去，一會兒倒仰回來，好像忽然發了狂。不多時果然把前面的船追過了，他們才哈哈大笑，慶賀自己的勝利，同時回復到原先的速率。因為他們搖得快，比較性急的人都歡喜坐他們的船，譬如從蘇州到甬直是四九路，同樣地搖，航船要六個鐘頭，「噹噹船」只要四個鐘頭，早兩個鐘頭上岸，即使不做甚麼事，身體究竟少受些拘束，何況船價同樣是一百四十文，十四個銅板。（這是十五年前的價錢，現在總得加多了。）